



历史文化文库
LI SHI WEN HUA WEN KU

金梦瑶◎著
REN LEI XUE JIAO DU : YIN XU BU CI ZHONG ZU XIAN CHONG BAI YAN JIU

人类学角度

——殷墟卜辞中祖先崇拜研究

中国文史出版社

金梦瑶◎著 REN LEI XUE JIAO DU : YIN XU BU CI ZHONG ZU XIAN CHONG BAI YAN JIU

人类学角度

——殷墟卜辞中祖先崇拜研究

本书承蒙人文在线出版基金资助、香港大学中文学院资助，谨此衷心致谢。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人类学角度：殷墟卜辞中祖先崇拜研究 / 金梦瑶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15. 11
ISBN 978 - 7 - 5034 - 7163 - 6

I. ①人… II. ①金… III. ①祖先崇拜—研究—中国—商代 IV. ①B9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90060 号

责任编辑：李晓薇

封面设计：人文在线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chinawenshi.net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发行部)

传 真：010—66192703

录 排：人文在线

印 装：北京天正元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6 开

印 张：15.25 字数：212 千

版 次：2016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6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谨以本书献给
敬爱的父亲金华先生与
亲爱的母亲周淑芳女士

序 一

陈远止

梦瑶《人类学角度——殷墟卜辞中祖先崇拜研究》一书，内容翔实丰富，结构严密，文字顺达，可读性甚高。全书为严谨而深入的学术著作，利用甲骨卜辞，条分缕析，阐明中国祖先崇拜的起源及特征，极具前瞻性 & 开创性，可视为这类研究的先驱。

文化是人类在认识、改造生活的过程中所形成的特定的形态和观念；这些认识和改造活动所不断累积的经验和智慧，逐渐形成人与人之间的关照承诺，一部分凝结升华成为具体的宗教礼仪，群体和民族彼此共喻，世代相传。文化因宗教礼仪而沉积深厚，宗教礼仪因文化而丰富精密。宗教礼仪于人类文化，不仅表现出共时的认知和经验，也包含着历时的成果和智慧。宗教的出现是人类文化擦出火花的第一块硝石，亦由此将人类从混沌的动物中分离出来，宗教从来不属于动物。人类恐惧于自然的威力，妥协于无形的膜拜，生敬诚之心，是为宗教。中国上古的占卜活动，无疑是原始宗教的形态，其占卜的做法，成了原始宗教活动的真貌，也同时促成了文字的逐渐成熟，当然也成为原始宗教的文字记录。

新石器时代的刻画符号，是中国文字初形的孑遗，三千年的发展，成熟而为殷周占卜用的甲骨文。人类文化的源头很难考定，但文字的出现则肯定地标示了人类文明踏入了高速发展的路段，文字书册造就了伟大的人



类文明。

宗教源起的研究，是人类学的重要课题；甲骨文字的研究，是中国文字学的基础。梦瑶写的《人类学角度——殷墟卜辞中祖先崇拜研究》一书，正将人类学和文字学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和透彻的研究剖析，鞭辟入里，在研究方法上，开创新的局面，突破了前人的框构。

梦瑶 2012 年来到香港大学中文学院，潜心精研，在不足两年的时间，写成这篇哲学硕士论文。今天，论文获得北京人文在线出版基金的奖励，得以付梓出版，对梦瑶来说，自是激励，我也深感欣喜。梦瑶治学严谨，待人宽厚，处事细密。谨祝愿她在学术路上，继续努力，成果丰硕。

陈远止序于香港大学中文学院

2015 年仲夏



序 二

施仲谋

英国著名学者汤恩比（Arnold Toynbee, 1889—1975）指出，在数千年的人类文化史上，先后出现过二十六个文明形态，而只有中华文化的体系，是在长时期的发展中从未间断过的。延续性和生命力，正是中华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以我们最熟悉的四大文明古国为例，巴比伦、印度、埃及和中国，她们都曾经在文化舞台上显赫一时，随着年月的飞逝，中华文化依然表现出较强的同化力、融合力和凝聚力。

中华文明，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可是近百年来，她也经历了列强入侵、维新运动、否定传统、全盘西化的坎坷岁月。正如国学大师饶宗颐教授所言，中华文化正在走向一全面复兴期，海内外研究和学习中华文化的热潮方兴未艾。传统中华文化虽然也有落后的一面，却积淀深厚，经过历史的洗礼而丝毫不减其光泽。和而不同的包容胸襟、自强不息的文化精神、天人合一的终极关怀、仁义礼智的道德理想、追求和平的淑世精神等，这些既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也是倾向于工具理性、科技主导、经济实力的西方文化所欠缺的；而西方文化的重视民主、自由、科学、法治精神等，是过去伦理型的中国社会较为忽略的，则可通过转化和吸收，不断丰富中华文化的内涵。

由于历史和地理的因素，香港是中西文化交汇的中心，我们立足于香



港，探讨中国内地、台湾、港澳，以至全球华人地区的中华文化，意义重大。为落实香港课程发展议会中华文化教学的宗旨，本人及研究团队受优质教育基金之邀，启动“中华文化世纪工程”，部分研究成果如《中华文化承传》《中华文化撷英》《中华经典启蒙》《中华经典导读》等，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后，深获社会各界好评。

上述文化普及的工作，必须建基于基础的本体研究之上。以甲骨学为例，前贤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的训诂和史学的研究领域，却鲜有从人类学角度研究甲骨文材料。中国宗教，来源于原始宗教，以敬拜天地和祭祀祖先为主，殷商时期的祭祀仪式是很好的研究对象，而甲骨文正大量地记录了这个时期的祭祀活动。因此，从人类学的角度，对殷商甲骨文进行分析，可重构殷商祖先崇拜的宗教面貌。金梦瑶便在这方面做出了她的尝试。

本人担任香港大学中文学院主任期间，梦瑶以优异成绩和崭新的研究理念，成功申请入读硕士课程，后来并继续攻读博士课程。梦瑶于苦读的同时，亦在国际研讨会上不断发表论文。她运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分析甲骨卜辞，解读中国宗教，于此领域已崭露头角。本书除了文字学和历史学，还应用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视角分析问题，为中国宗教、文字学、人类学彼此贯通和开拓进行探索，并得出了初步结论。梦瑶闲时还喜欢从事文学创作，枯燥的学术内容，在她感性的笔下，文字流动，引人入胜，文章可读性高。忝为中华文化研究的同道，我有幸能充当本书的读者，并乐见其成，故欣然为序。

施仲谋

香港教育学院中国语言学系

2015年8月13日



目 录

第一章 导论·····	1
第二章 概述·····	4
一、人类学与宗教·····	4
二、甲骨学与殷商·····	21
三、中国远古时代的宗教意识及遗存·····	28
第三章 论商代祖先崇拜·····	38
一、人类学宗教研究的相关理论及研究途径的阐述·····	38
二、商代祭品使用情况所反映的祭祖地位·····	50
三、殷商周祭制度反映祭祖地位·····	71
第四章 论“帝”·····	80
一、综述“帝”的几种解释·····	80
二、“帝”与祖先·····	91
三、“帝”与“禘”·····	106
第五章 结语·····	121
参考文献·····	129
附录一：《甲骨文精粹释读》卜辞归纳整理·····	158
附录二：“帝”相关卜辞整理·····	202
后记·····	232

第一章 导 论

人文学科充满曼妙迷人的色彩，皆因为涉及了一个“人”字。我们是“人”，又渴望了解自我，这包括了“我”民族的历史和哲学意义上的“我”。在这个过程中，会经历无数“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困惑和不解，但正是这种迷思和惘然，激励人们前赴后继，努力不懈地去发掘和破解，是研究的永恒动力。

本文正是建立在这样的一种渴求上，立意和定题的。

中国作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唯一没有文化断层的文明古国。它延续至今仍生生不息，自有它源源不断的内在驱动力，供给它的发展和前进。这就是“文化”。而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化”，大抵绕不开两个因素，第一是它的起源，第二是它的核心内涵。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文化的两个基本要素，它的生死存亡，它的轮廓性格，皆源出于此。

文字作为“文化”的重要载体，也被视为“文明”的开端。中国目前发现最早成体系的文字，即是甲骨文。自19世纪末王懿荣发现了甲骨文，便兴起了这门延续至今一个多世纪的显学——甲骨学。^①甲骨文是能够力证中国商代存在的同时期文献材料，也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文字记录材料，是宝贵的文化遗产，对于相关人文学科的研究价值更是不可轻论。在目前释读出来的内容当中，可知大多数都是记录殷商时期与祭祀有关的内容。通过甲骨卜辞可以知道，中国宗教仪式在殷商时期已呈现出高度发达的状态，祭祀作为一种仪式，成为中国宗教的核心体现。通过历史文献、甲骨



卜辞、考古证据，可以重新勾勒出中国殷商时期的宗教面貌。实际上，殷商是一个固化宗教仪式和信仰的时期，再经历周代的礼化过程，中国宗教便基本奠定了基础，一直以相对稳定的方式和思想延续至今。宗教是文明的重要体现，因此，殷商时期既是中国宗教从混沌走向制度化的时期，也可算得上是中国文明的滥觞时期。

前贤大家对于甲骨文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字的识读训诂和殷商史学的研究领域，而确是成就斐然。但并不多学者从人类学角度着手研究甲文材料。现代人类学兴起至今不过百来年，是一门与甲骨学几乎同样年轻的学科。现代人类学先驱之一，“美国人类学之父”弗朗茨·博厄斯^①将现代人类学划分为四大分支：体质人类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文化人类学。而现代人类学转向以文化人类学为主，则源于20世纪30年代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②，他首创了以参与观察法写成的民族志作为人类学研究的依据和基础，于是大量人类学者进入原始部落开展田野调查。20世纪50年代开始，人类学发展方向转向了多元，到了80年代，人类学又进入另一个峰期，先后出现了神话学、历史人类学、女性人类学等分支。但观其核心，这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变化和发展，仍绕不开“文化”二字。只是无论国外抑或国内人类学者，都甚少从中国远古文化着手进行研究。

文化人类学着力关注以“文化”为核心的方方面面，比如语言、历史、宗教等等。但学者多关注第三世界的原始部落，以西方文化理念为基础，亦少涉足东方文化。与此同时，传统宗教学研究亦由于发源西方，因此以其观点来看，则中国是否有宗教这个问题，多有争议，且认为中国无宗教的占了多数。如此，中国所呈现出的丰富的信仰形态，到底是不是宗教？又该归入何处？

笔者认为，这些尚未能够解开的谜团和得不到的答案，或许部分是由于学科本身的界限所致。因为每个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边际和研究逻辑，

① Franz Boas (1858—1942)，德国裔美国人类学家，语言学家。

② Bronislaw Malinowski (1884—1942)，波兰裔英国人类学家，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之一。



有时候换个角度换种方法研究同一个问题，可能会有柳暗花明的奇效。跨学科的研究从现在到将来，会具有很大的发展空间和研究张力，因此笔者尝试在本研究中加入人类学的方法和观点，分析甲骨卜辞，解读中国宗教。

承上所述，本研究中，除了传统的文字学和历史学角度，笔者还会通过人类学和社会学的角度，来探讨甲骨卜辞，并以此重新审视中国宗教。由于历史太过久远，无法通过田野调查亲见殷商宗教仪式的状况，但所幸甲骨文保留了大量宗教仪式的讯息，包括卜辞和甲文字形，因此通过对殷商甲骨文的分析，可以尽力重构殷商时期的宗教面貌。并且亦可证明，中国宗教是以祖先崇拜和祖先崇拜意识为核心，而祖先崇拜和祖先崇拜意识则通过殷商的宗教仪式得到强化。

笔者旨在通过本次研究，得出中国存在宗教的结论，并且中国宗教的信仰主要是从商代被宗教仪式有力地固化下来开始延续，同时本文亦会得出中国宗教的特点与定义。

第二章 概 述

本次研究将主要涉及两个学科范畴，人类学和甲骨学。下面分别探讨相关的学科背景和关键概念。

一、人类学与宗教

(一) 人类学定义及其发展

人类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但现代意义的人类学则非常年轻，不过百多年的历史。庄孔韶在《人类学通论》开篇即从词源学的角度简明道出了人类学的学科属性和内容：

“人类学（anthropology）是全面研究人及其文化的学科。从词源上考证，‘anthropology’一词，源自古希腊文 anthropos（人或与人有关的）和 logys（学问或研究）。前者是词根，后者是词尾，二者结合，意思是‘与人有关的研究’或研究人的学问。”^①

古典人类学的历史实则从 16 世纪初期就开始了，它最初是以人体生物学为主，发展到 19 世纪上半期，才渐渐发展成为现代人类学。

“由古希腊文这一含义发展到今天的‘人类学’，经历了长久的演

^①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1 页。



化过程。期间,人类学的内涵和意指也发生了变化。拉丁文‘人类学’一词出现于16世纪初期,德国学者用它泛指人体解剖学和人体生物学。19世纪40年代,人类学才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与其它学科相比,人类学是一门比较年轻的学科,因为在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以前,大部分的欧洲学者都对异民族及其文化缺少兴趣,也很少思考或对其他不同的生活方式进行系统的研究。”^①

此处,庄孔韶援引了美国学者哈奇(Elvin Hatch)的观点来介绍人类学的发展。而事实上,现代人类学与欧洲殖民统治有紧密联系,因此现代人类学的发展和兴起,与两次世界大战不无关系,战争冲击了原始民族的文化,进一步融合了世界各地各民族,为了解决现代与原始文明之间的冲突,更好地共融和了解,人类学有了现实的迫切需要,因此发展迅速。

现代人类学的建立,除了前文提到的弗朗茨·博厄斯,另一位更加不可忽视的便是英国人类学家、“人类学之父”爱德华·泰勒^②。泰勒最早关注到人类学的核心内涵是“文化”,他在著作中首次把它作为专门术语来使用,并且界定了它的范围:

“文化,或文明,就其广泛的民族学意义来说,是包括全部的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掌握和接受的其它任何能力和习惯的复合体。人类社会各种不同的文化现象只要能够用普遍使用的原理来研究,就都可成为适合于研究人类思想和活动规律的对象。一方面,在文明中有如此广泛的共同性,使得在很大程度上能够拿一些相同的原因来解释相同的现象;另一方面,文化的各种不同阶段,可以认为是发展或进化的不同阶段,而其中的每一阶段都是前一阶段的产物,并对将来的历史进程起着相当大的

^① 庄孔韶著:《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页注,引E哈奇著,黄应贵等译:《人与文化的理论》,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

^② Edward Burnett Tylor (1832—1917),被视为社会人类学或称文化人类学的奠基人,在其著作《原始文化》及《人类学》中,他定义了人类学的科学研究语境。



作用。”^①

由上可知，现代人类学虽然涉及的研究范围很宽泛，但仍紧紧围绕“文化”这个核心。

台湾学者宋光宇^②提出了自己对人类学定义和范围的见解：

“人类学所探讨的问题，就是这些‘枝末细节’。从家庭生活、经济活动、宗教活动、亲属关系……之中，整理出一个系统，并加以理论化。”^③

“人类学追寻人类的起源和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人与禽兽的分野，就在于人能创造文化。‘文化’的定义众说纷纭。但最简洁的说，它是环境中人为的部分。举凡我们日常生活之中，亲戚关系、经济活动、生产方式、人生价值、行为性格、宗教仪式、道德法律、衣食住行……等，都在文化的范畴之内。而任何一个群体所具有的文化内涵，实际上就是对当地环境所做的最佳适应方式。因此‘文化’无高下之分，也无优劣之分。文化是相互影响，相互采借改变的。”^④

宋光宇对于人类学的“文化”定义作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并且明确提出了将“宗教仪式”放在了人类学的“文化”研究范畴之中。笔者对此十分认同。

庄孔韶亦有自己的阐释：

“在人类学理论的进程中，许多重要的人类学阶段性理论和方法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文化观察的理论和方法。只不过文化的内涵被重整了，这种说法是不为过的。汉字‘文化’和西文 culture 的综合性过程含义，是在人类学处于文化研究的寻求法则、诠释与建构的长期探索中获得的。把地球上诸种文化与族群生活的各个方面纳入人类学

① 爱德华·泰勒著，连树声译，谢继胜、尹虎斌、姜德顺校：《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2 年版，第 1 页。

② 宋光宇（1949—），台湾大学考古人类学系毕业，考古人类学研究所硕士，美国费城宾州大学历史系博士，专攻宗教社会学、东亚文明史、现代东亚宗教与社会等研究领域。

③ 宋光宇编译：《人类学导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 年版，第 1—2 页。

④ 同上，第 3 页。



体系的知识性建构之中，以求综合个别性找寻普遍性的人类学倾向与使命感一直没有衰减；同时，承认文化的多样性亦伴随着尊重地方性文化及其固有的诠释性理念与行动信条，并在此基础上建立文化对话和文化理解的实践人类学与应用人类学。”^①

庄孔韶将中西方的“文化”引导到一个共存的意义层面上。笔者亦认为，“文化”一词，定义可宽可窄，但在人类学研究领域之中，它宜宽不宜窄。人类学为人文学科的研究开阔了视野，亦为许多旁近学科的交叉发展提供了可能性。因此在人类学范畴内看待问题，宜用包容和接纳的态度。笔者亦由于接触了人类学这门学科，才触发了本次研究的灵感，认为中国无宗教这样的观点，虽然在传统宗教学的范畴之中似乎难以找出驳斥的破绽，但若放在人类学的研究视野中，则应该可以找到更加合理的反駁解释。因此笔者将进行这样的一次尝试。

人类学由于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因此关于它的界定、称谓、分支等，也有不同的意见。但人类学的发展始终以欧美的西方文化体系为主。庄孔韶阐述了人类学与民族学的分合过程。

“人类学（及其相近或相关学科）最先发生在欧洲，然后传播到世界各地。现在，仍以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人类学研究最为发达。由于人类学在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不同的传统，不同国家和地区所使用的词汇和对‘人类学’的界说也不完全一致。以英美为主的国家，人类学指研究人类体质及文化的综合性学科，强调既要研究人类的生物属性，也要研究人类的文化属性，二者结合才能体现人类学的整体性。在以德、法和俄罗斯等为代表的欧洲其它国家中，人类学仅指前者有关人类体质研究的部分。有关文化研究的部分，则被称为‘民族学’（ethnology）。他们大多认为，人类学和民族学并不是谁隶属于谁的问题，而是两个并列的独立学科。在欧美，民族学只是人类学的一个分支，有时也称为文化人类学或社会人类学。……随着国际间交流和

①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概论》，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5—6页。



交往的增加，上述‘人类学’与‘民族学’在名称和属性上的差别有渐趋一致的倾向。195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一份有关高等教育中‘社会科学’设置的研究报告中指出，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社会人类学在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上大致相同，人们易于接受包含了‘民族学’和‘民族志’（ethnography）的‘人类学’这一名称。”^①

宋光宇分析了人类学和社会学的关系，认为没有必要十分清晰地将两者划分开。

“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关系，似乎没有分家的必要。许多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都承认：这两门功课在许多地方是相同的。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偏重那些较单纯、较孤立的民族，而社会学则注重欧美文明。研究对象的不同，导致研究方法的不同。不过社会学家常用的方法，也经常为人类学家所采用。另一方面，人类学和社会学在一般理论等基本问题上，都很相近，但绝不是相同。‘文化’已经是普遍的概念，社会学家都借用它，并以之为很有用的工具。而且，两者的理论逐渐地都包含了对方的数据。”^②

上述两位学者的观点，提供了使用相对广义的“人类学”概念的可行性，广义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可以较宽松，由于本文并非严格而纯粹的人类学研究课题，而只是旁借人类学一些理论、观点和方法，因此笔者会采用这一较为宽泛的人类学概念，包含了民族学、社会学，甚至历史学、宗教学在内的一切与文化有关的领域。

宋光宇认为人类学的属性庞杂，不过亦由于这样的状况，所以人类学的研究势必要借助其他学科的知识和技术才可以求得解答。

“人类学既是研究人的身体——研究他如何从人猿的共祖，演化成现代人，以及人类如何适应不同的环境而形成种族的差异，所以说人类学是生物科学的一支。但是，人类学也研究人类的文化——研究

①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通论》，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3页。

② 宋光宇编译：《人类学导论》，台北：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83年版，第16页。